

想隨園物植

兒陸

「數大就是美。」這句話實在不能用於滿地擁擠的荷花。初見此景，只讓人覺得驚嚇，完全認不出她們的清新脫俗。人生活在擁擠的空間中，往往更顯得寂寞，而荷花生活在熱鬧中又如何？

茫茫荷海之中，無數支荷冒出水面，或含苞待放，或已展歡顏，或垂將凋萎，或嫩青蓮蓬，或半枯殘荷，短短一生也不過幾個焦點啊！許多的荷孤單地成長、完成生命，又孤獨地老去……

而在芸芸衆生之中，卻有一雙儷人忘情的彼此守候著。新郎是一身濃綠包裹的花苞，以款款深情默默凝視著他的新娘，而她羞澀地展開幾片裙擺的花瓣，不忘偶爾抬頭凝望著他，兩人在充滿祝福的風中左右緩擺，就像一拜天地、二拜高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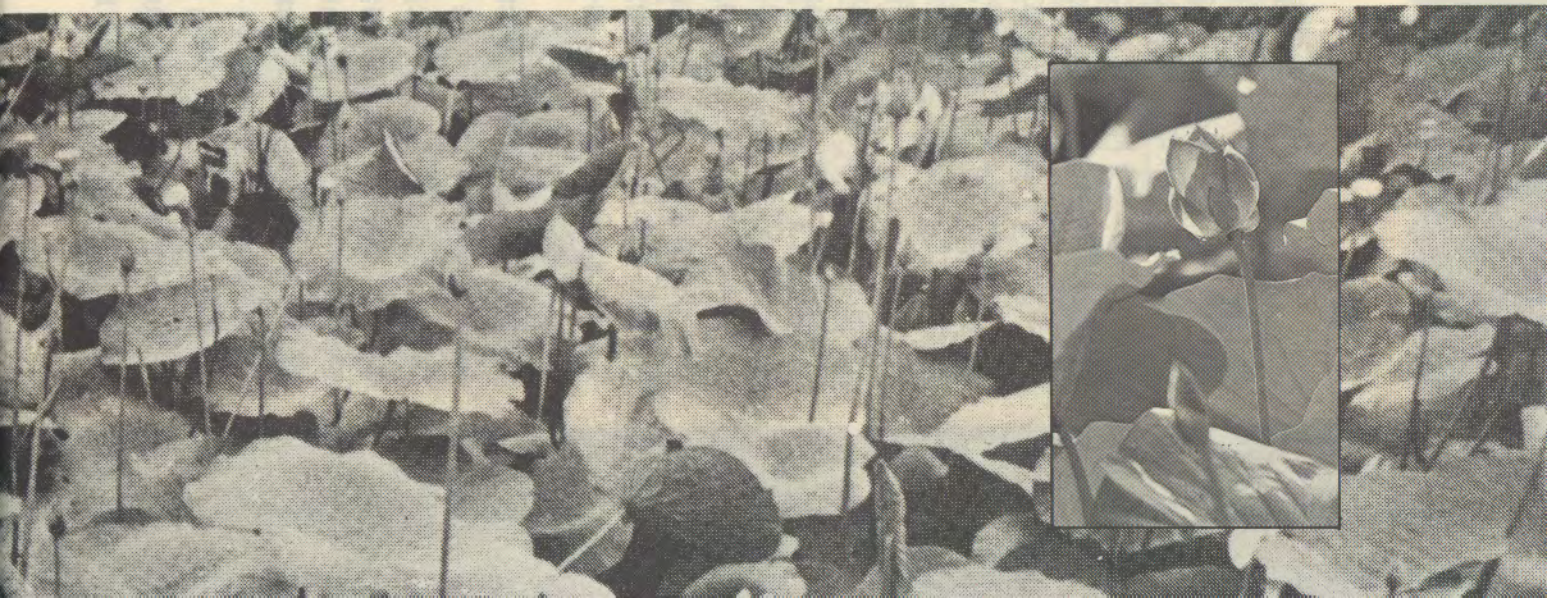
九公要我選一朵花，評她九十九分，我選了一朵即將綻放的，那是希望中帶有未知的美麗，此刻的你永遠無法預見她的未來。九公領首說道：「不在於花朵不開，只看自己心開不開。」的確，心花開了，處處皆美吧！

其實不只荷花會開放，荷葉亦有其開展的過程。起初，像初生的嬰兒般蜷縮著，像極綠色的蛹；然後，像蝴蝶側開的雙翼，年輕而堅挺；終於，成熟而飽滿，外緣鑲著一圈捲邊。

起風了，在風中，荷葉不再居於陪襯的地位，也顯出其韻致，翻飛的荷葉現出粉綠的顏色，層層葉浪翻滾出無限風情。哇！能否想像那一排少女被風揚起的裙擺？

池旁站著一座公共電話。面對著滿池荷花打電話（真不明白為什麼要叫「打電話」，明明是溫柔的撥或按呀！）真有情調，應該說不出氣話或不愉快的話吧。望著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打著同一個電話，想像著電話另一端是處於怎樣的世界中，不知這一條線能否將滿池荷香傳遞過去？

荷花池畔人來人往，形形色色的人，或走、或站、或坐；或形單影隻，或成雙成對，或三五成群；或散步、或看書、或聊天、或攝影……，唯一相同的地方——悠閒，這對忙碌的現代人來說，真是莫大的奢侈，偷得浮生半日閒，坐看荷花衆生相。而人亦不過是衆生相中的一環，冥冥中自有一雙眼睛在靜靜的觀看，不是嗎？





漫步在植物園中，偶遇一株樹，葉片厚而毛絨絨的，長得奇形怪狀，像一張變了形的手掌。視線順著粗大的樹幹往下，看到一個小小的牌子，上面寫著「相思樹」，它竟然也叫相思樹！

印象中的相思樹不是這樣的，那是小時候經常見到的。它的枝幹長得秀秀氣氣的，葉片細而密，如同相思一般的細密，濃綠的秀髮間綴滿了點點的小黃絨球，往往落滿一地，像灑了一地相思淚。

而眼前這株粗大壯碩的樹竟然也叫相思樹？或許他的葉片是被相思啃齧成如此的破碎，像一顆不完整的心，這棵樹是男子的相思吧，而年少的記憶該是屬於女子的相思。



人來人往中，一種奇妙的組合吸引了我的視線。

那是一位老人家，一手推著嬰兒車，車上坐著一個好可愛的小娃兒，另一手提著一架錄音機，正播放著哀怨淒涼的古調。看樣子是老公公帶著小孫兒出來散步吧！

第一眼看到那小孩時，他正用小手握著小足，東張西望，神情可愛極了。老者推著他來回走了好幾趟，而每回都引我凝視，吸引我的是那股絲毫未被世俗沾染的純真。

後來，大概走累了，老人家停了下來，坐在湖畔的椅上，拍著雙手，逗弄著小孫兒，我忍不住跑上前去欣賞這個畫面。

老人臉上刻滿了歲月的痕跡，然而卻也透著祥和的滿足，逝去的滄桑就像錄音機所傳出的黯啞胡琴聲，被遺忘在喧鬧的市聲中……

老者滿足地逗笑，小娃兒樂得咯咯不止。這幅畫該叫做「起點與終點」，人生的起點與終點原是共通的，返樸歸真後比嬰兒的純真又會多出些什麼？是圓融的智慧與適然的心情？